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戏曲小说卷

山西古籍出版社

水浒传(下)

王曰：「余至京，入禁中，留心典故，仰观图轴，始知先朝盛事，有足为后世法。」



博学工作室





博学工作室

水浒传（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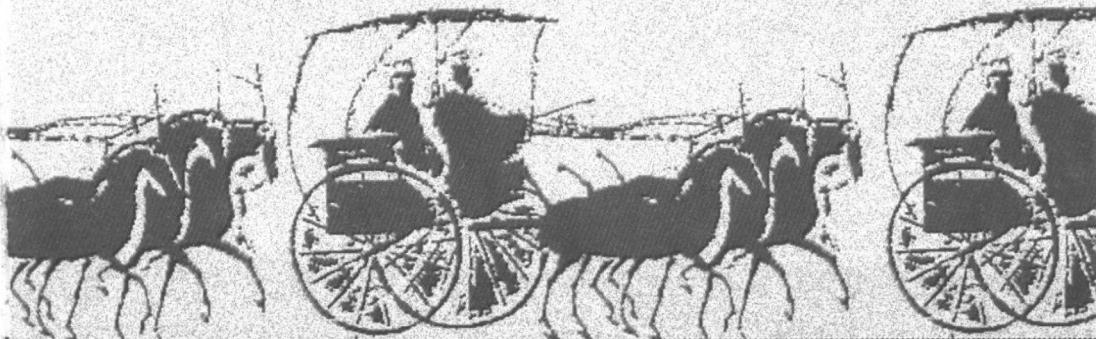
〔明〕施耐庵

罗贯中／著

王晓枫

贾桂梓／整理

山西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传 / (明)施耐庵, 罗贯中著; 王晓枫, 贾桂梓整理.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6.1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戏曲小说卷)

ISBN 7-80598-712-2

I . 水… II . ①施… ②罗… ③王… ④贾… III . 章回小说 – 中国
– 明代 IV .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3374 号

水浒传(上、下)

著 者:[明]施耐庵 罗贯中

网 址:www.sxckcb.com

整 理 者:王晓枫 贾桂梓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责 任 编 辑:落馥香

承 印 者:运城日报社印刷厂

出 版 者:山西古籍出版社

开 本:890mm × 1240mm 1/32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印 张:26.5

邮 编:030012

字 数:814 千字

电 话:0351-4922220(发行中心)

印 数:1-10000 套

0351-4956036(综合办)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E-mail:Fxzx@sxskcb.com(发行中心)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Web@sxskcb.com(信息室)

定 价:16.00 元

gujshb@sxskcb.com(综合办)

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

清·金圣叹

《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闻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

——明·李贽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诸子百家卷

- 《诗经》(10.00元) 《楚辞》(7.00元) 《孟子》(9.00元) 《论语·大学·中庸》(9.00元)
《老子》(6.00元) 《庄子》(8.00元) 《荀子》(10.00元) 《韩非子》(9.00元)
《墨子》(8.00元) 《周易》(10.00元) 《孙子兵法·尉缭子·鬼谷子》(10.00元)

名家选集卷

- 《陶渊明集》(10.00元) 《王维集》(10.00元) 《高适集·岑参集》(10.00元) 《李白集》(10.00元)
《杜甫集》(12.00元) 《白居易集》(10.00元) 《刘禹锡集》(10.00元) 《元稹集》(10.00元)
《李商隐集》(10.00元) 《杜牧集》(8.00元) 《韩愈集》(9.00元) 《柳宗元集》(10.00元)
《李煜集》(8.00元) 《欧阳修集》(10.00元) 《王安石集》(10.00元) 《苏轼集》(10.00元)
《柳永集》(10.00元) 《李清照集》(8.00元) 《秦观集》(9.00元) 《辛弃疾集》(10.00元)
《陆游集》(10.00元) 《元好问集》(10.00元)

史著选集卷

- 《左传》(12.00元) 《战国策》(10.00元) 《史记》(12.00元) 《汉书》(12.00元)
《后汉书》(12.00元) 《三国志》(12.00元) 《资治通鉴》(12.00元)

综合选集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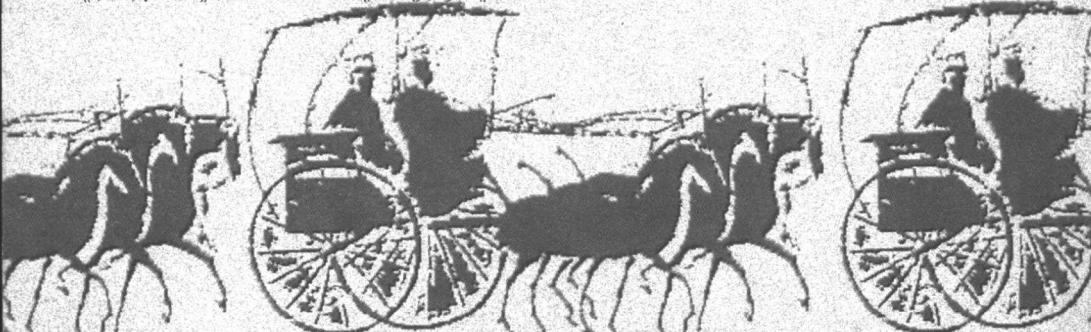
- 《唐诗三百首》(10.00元) 《宋词三百首》(10.00元) 《元曲三百首》(10.00元)
《千家诗》(10.00元) 《古文观止》(26.00元)

笔记杂著卷

- 《蒙学六种——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格言联璧》(8.00元)
《颜氏家训·朱子家训》(8.00元) 《世说新语》(9.00元)
《菜根谭·小窗幽记·幽梦影》(8.00元) 《曾国藩家书》(10.00元)

戏曲小说卷

- 《元杂剧精选》(10.00元) 《西厢记》(8.00元) 《牡丹亭》(10.00元) 《长生殿》(9.00元)
《桃花扇》(9.00元) 《今古奇观》(20.00元) 《三国演义》(15.00元) 《水浒传》(16.00元)
《西游记》(16.00元) 《红楼梦》(19.00元)



目 录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1)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8)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22)
第四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30)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41)
第六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官寺………(49)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56)
第八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64)
第九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70)
第十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78)
第十一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84)
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91)
第十三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97)
第十四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103)
第十五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109)
第十六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116)
第十七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125)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134)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142)
第二十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151)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160)
第二十二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169)
第二十三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176)
第二十四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184)
第二十五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203)
第二十六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210)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220)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226)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232)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238)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247)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255)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266)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274)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283)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292)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300)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309)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318)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330)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337)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347)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355)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366)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375)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店……(386)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两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394)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403)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409)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418)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426)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434)
第五十三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442)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452)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460)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467)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475)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483)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491)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498)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506)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515)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526)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533)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540)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547)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554)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562)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570)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576)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582)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592)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600)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608)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谤徽宗……(616)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622)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628)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635)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641)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648)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赚萧让……(658)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667)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675)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684)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692)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701)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708)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714)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723)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渡燕青射雁……(731)
第九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741)

第九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750)
第九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759)
第九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767)
第九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777)
第九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786)
第九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794)
第九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消溪洞……(802)
第九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813)
第一百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827)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话说当时吴学究对宋公明说道：“今日有个机会，却是石勇面上，来投入伙的人，又与栾廷玉那厮最好，亦是杨林、邓飞的至爱相识。他知道哥哥打祝家庄不利，特献这条计策来入伙，以为进身之礼，随后便至。五日之内，可行此计，却是好么？”宋江听了，大喜道：“妙哉！”方才笑逐颜开。

原来这段话，正和宋公明初打祝家庄时一同事发。乃是山东海边，有个州郡，唤做登州。登州城外，有一座山，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来伤人。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猎户，当厅委了杖限文书，捉捕登州山上大虫，又仰山前山后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状，限外不行解官，痛责枷号不恕。

且说登州山下有一家猎户，弟兄两个，哥哥唤做解珍，兄弟唤做解宝。弟兄两个，都使浑铁点钢叉，有一身惊人的武艺。当州里的猎户们，都让他第一。那解珍一个绰号，唤做“两头蛇”，这解宝绰号，叫做“双尾蝎”。二人父母俱亡，不曾婚娶。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紫棠色面皮，腰细膀阔。这兄弟更是利害，也有七尺以上身材，面圆身黑，两只腿上刺着两个飞天夜叉，有时性起，恨不得拔树摇山，腾天倒地。那弟兄两个，当官受了甘限文书，回到家中，整顿窝弓、药箭、弩子、镋叉，穿了豹皮裤、虎皮套体，拿了铁叉，两个径奔登州山上，下了窝弓，去树上等了一日，不济事了，收拾窝弓下去。次日，又带了干粮，再上山伺候，看看天晚，弟兄两个再把窝弓下了，爬上树去，直等到五更，又没动静。两个移了窝弓，却来西山边下了，坐到天明，又等不着。两个心焦，说道：“限三日内要纳大虫，迟时须用受责，却是怎地好！”

两个到第三日夜，伏至四更时分，不觉身体困倦，两个背厮靠着且睡。未曾合眼，忽听得窝弓发响。两个跳将起来，拿了钢叉，四下里看时，只见一个大虫中了药箭，在那地上滚。两个捻着钢叉向前来，那大虫见了人来，带着箭便走。两个追将向前去。不到半山里时，药力透来，那大虫当不住，吼了一声，骨碌碌滚将下山去了。解宝道：“好了！”

我认得这山是毛太公庄后园里，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讨大虫。”当时弟兄两个提了钢叉，径下山来，投毛太公庄上敲门。

此时方才天明，两个敲开庄门入去，庄客报与太公知道。多时，毛太公出来。解珍、解宝放下钢叉，声了喏，说道：“伯伯多时不见，今日特来拜扰。”毛太公道：“贤侄，如何来得这等早？有甚话说？”解珍道：“无事不敢惊动伯伯睡寝。如今小侄因为官司委了甘限文书，要捕获大虫，一连等了三日。今早五更，射得一个，不想从后山滚下在伯伯园里，望烦借一路，取大虫则个。”毛太公道：“不妨。既是落在我园里，二位且少坐，敢是肚饥了，吃些早饭去取。”叫庄客且去安排早膳来相待，当时劝二位吃了酒饭。解珍、解宝起身谢道：“感谢伯伯厚意，望烦引去取大虫还小侄。”毛太公道：“既是在我庄后，却怕怎地？且坐吃茶，却去取未迟。”解珍、解宝不敢相违，只得又坐下，庄客拿茶来，教二位吃了，毛太公道：“如今和贤侄去取大虫。”解珍、解宝道：“深谢伯伯。”

毛太公引了二人，入到庄后，方叫庄客把钥匙来开门，百般开不开。毛太公道：“这园多时不曾有人来开，敢是锁镣锈了，因此开不得？去取铁锤来打开了罢。”庄客身边取出铁锤，打开了锁。众人都入园里去看时，遍山边去看寻不见。毛太公道：“贤侄，你两个莫不错看了，认不仔细？敢不曾落在我园里？”解珍道：“怎地得我两个错看了？是这里生长的人，如何不认得？”毛太公道：“你自寻便了，有时自抬去。”解宝道：“哥哥，你且来看。这里一带草滚得平平地都倒了，又有血路在上头，如何说不在这里？必是伯伯家庄客抬过了。”毛太公道：“你休这等说。我家庄上的人，如何得知有大虫在园里，便又抬得过？我也须看见方才当面敲开锁来，和你两个一同入园里来寻。你如何这般说话！”解珍道：“伯伯，你须还我这个大虫去解官。”毛太公道：“你这两个，好无道理！我好意请你吃酒饭，你颠倒赖我大虫！”解宝道：“有甚么赖处！你家也现当里正，官府中也委了甘限文书，却没本事去捉，倒来就我现成，你倒将去请功，教我兄弟两个吃限棒！”毛太公道：“你吃限棒，干我甚事！”解珍、解宝睁开眼来，便道：“你敢教我搜一搜么？”毛太公道：“我家比你家？各有内外！你看这两个叫化头，倒来无礼！”解宝抢近厅前，寻不见，心中火起，便在厅前打将起来。解珍也就厅前攀折栏杆，打将入去。毛太公叫道：“解珍、解宝白昼抢劫！”那两个打碎了厅

前椅桌，见庄上都有准备，两个便拔步出门，指着庄上骂道：“你赖我大虫，和你官司里去理会！”

那两个正骂之间，只见两三匹马投庄上来，引着一伙伴当。解珍认得是毛太公儿子毛仲义，接着说道：“你家庄上庄客捉过了我大虫，你爹不讨还我，颠倒要打我弟兄两个！”毛仲义道：“这厮村人，不省事，我父亲必是被他们瞒过了。你两个不要发怒，随我到家里，讨还你便了。”解珍、解宝谢了毛仲义。叫开庄门，教他两个进去。待得解珍、解宝入得门来，便叫关上庄门，喝一声：“下手！”两廊下走出二三十个庄客，并恰才马后带来的都是做公的。那兄弟两个措手不及，众人一发上，把解珍、解宝绑了。毛仲义道：“我家昨夜自射得一个大虫，如何来白赖我的？乘势抢掳我家财，打碎家中什物，当得何罪？解上本州，也与本州除了一害！”

原来毛仲义五更时，先把大虫解上州里去了，却带了若干做公的来捉解珍、解宝。不想他这两个不识局面，正中了他的计策，分说不得。毛太公教把他两个使的钢叉做一包赃物，扛抬了许多打碎的家火什物。将解珍、解宝剥得赤条条地，背剪绑了，解上州里来。本州有个六案孔目，姓王，名正，却是毛太公的女婿，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禀说了，才把解珍、解宝押到厅前，不由分说，捆翻便打，定要他两个招做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掳财物。解珍、解宝吃拷不过，只得依他招了。知府教取两面二十五斤的重枷来枷了，钉下大牢里去。毛太公、毛仲义自回庄上商议道：“这两个男女，却放他不得，不若一发结果了他，免致后患。”当时子父二人自来州里，分付孔目王正：“与我一发斩草除根，了此一案。我这里自行与知府透打关节。”

却说解珍、解宝押到死囚牢里，引至亭心上来，见这个节级，为头的那人姓包，名吉，已自得了毛太公银两，并听信王孔目之言，教对付他两个性命，便来亭心里坐下。小牢子对他两个说道：“快过来跪在亭子前！”包节级喝道：“你两个便是甚么‘两头蛇’、‘双尾蝎’，是你么？”解珍道：“虽然别人叫小人们这等混名，实不曾陷害良善。”包节级喝道：“你这两个畜生，今番我手里，教你两头蛇做一头蛇，双尾蝎做单尾蝎！且与我押入大牢里去！”

那一个小牢子把他两个带在牢里来，见没人，那小节级便道：“你两个认得我么？我是你哥哥的妻舅。”解珍道：“我只亲弟兄两个，别无

那个哥哥。”那小牢子道：“你两个须是孙提辖的兄弟？”解珍道：“孙提辖是我姑舅哥哥，我却不曾与你相会。足下莫非是乐和舅？”那小节级道：“正是。我姓乐，名和，祖贯茅州人氏，先祖挈家到此，将姐姐嫁与孙提辖为妻。我自在此州里勾当，做小牢子，人见我唱得好，都叫我做‘铁叫子’乐和。姐夫见我好武艺，也教我学了几路枪法在身。”原来这乐和，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诸般乐品学着便会，作事道头知尾，说起枪棒武艺，如糖似蜜价爱。为见解珍、解宝是个好汉，有心要救他，只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只报得他一个信。

乐和说道：“好教你两个得知，如今包节级得受了毛太公钱财，必然要害你两个性命。你两个却是怎生好？”解珍道：“你不说起孙提辖则休，你既说起他来，只央你寄一个信。”乐和道：“你却教我寄信与谁？”解珍道：“我有个姐姐，是我爷面上的，却与孙提辖兄弟为妻，现在东门外十里牌住。他是我姑娘的女儿，叫做‘母大虫’顾大嫂，开张酒店，家里又杀牛开赌。我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姐夫孙新这等本事，也输与他。只有那个姐姐，和我弟兄两个最好。孙新、孙立的姑娘，却是我母亲，以此，他两个又是我姑舅哥哥。央烦得你暗暗地寄个信与他，把我的事说知，姐姐必然自来救我。”

乐和听罢，分付说：“贤亲，你两个且宽心着。”先去藏些烧饼肉食，来牢里开了门，把与解珍、解宝吃了。推了事故，锁了牢门，教别个小节级看守了门，一径奔到东门外，望十里牌来。早望见一个酒店门前，悬挂着牛羊等肉，后面屋下，一簇人在那里赌博。乐和见酒店里一个妇人坐在柜上，心知便是顾大嫂，走向前唱个喏，道：“此间姓孙么？”顾大嫂慌忙答道：“便是。足下却要沽酒？却要买肉？如要赌钱，后面请坐。”乐和道：“小人便是孙提辖妻弟乐和的便是。”顾大嫂笑道：“原来却是乐和舅，可知尊颜和姆姆一般模样。且请里面拜茶。”乐和跟进里面，客位里坐下。顾大嫂便动问道：“闻知得舅舅在州里勾当，家下穷忙少闲，不曾相会。今日甚风吹得到此？”乐和答道：“小人无事，也不敢来相恼。今日厅上，偶然发下两个罪人进来，虽不曾相会，多闻他的大名。一个是两头蛇解珍，一个是双尾蝎解宝。”顾大嫂道：“这两个是我的兄弟，不知因甚罪犯下在牢里？”乐和道：“他两个因射得一个大虫，被本乡一个财主毛太公赖了，又把他两个强扭做贼，抢掳家财，解入州里来。他又上上下下，都使了钱物，早晚间要教包节级

牢里做翻他两个，结果了性命。小人路见不平，独力难救。只想一者占亲，二乃义气为重，特地与他通个消息。他说道，只除是姐姐便救得他。若不早早用心着力，难以救援。”顾大嫂听罢，一片声叫起苦来。便叫火家快去寻得二哥家来说话。这几个火家去不多时，寻得孙新归来，与乐和相见。原来这孙新，祖是琼州人氏，军官子孙，因调来登州驻扎，弟兄就此为家。孙新生得身长力壮，全学得他哥哥的本事，使得几路好鞭枪，因此多人把他弟兄两个比尉迟恭，叫他做“小尉迟”。顾大嫂把上件事对孙新说了。孙新道：“既然如此，教舅舅先回去。他两个已下在牢里，全望舅舅看觑则个。我夫妻商量个长便道理，却径来相投。”乐和道：“但有用着小人处，尽可出力向前。”顾大嫂置酒相待已了，将出一包碎银，付与乐和道：“烦舅舅将去牢里，散与众人并小牢子们，好生周全他两个弟兄。”乐和谢了，收了银两，自回牢里来，替他使用，不在话下。

且说顾大嫂和孙新商议道：“你有甚么道理，救我两个兄弟？”孙新道：“毛太公那厮有钱有势，他防你两个兄弟出来，须不肯干休，定要做翻了他两个，似此，必然死在他手。若不去劫牢，别样也救他不得。”顾大嫂道：“我和你今夜便去。”孙新笑道：“你好粗卤！我和你也要算个长便，劫了牢，也要个去向。若不得我那哥哥和这两个人时，行不得这件事。”顾大嫂道：“这两个是谁？”孙新道：“便是那叔侄两个最好赌的邹渊、邹润，如今现在登云山台峪里聚众打劫。他和我最好，若得他两个相帮，此事便成。”顾大嫂道：“登云山离这里不远，你可连夜去请他叔侄两个来商议。”孙新道：“我如今便去。你可收拾了酒食肴馔，我去定请得来。”顾大嫂分付火家宰了一口猪，铺下数盘果品按酒，排下桌子。

天色黄昏时候，只见孙新引了两筹好汉归来。那个为头的姓邹，名渊，原是莱州人氏。自小最好赌钱，闲汉出身，为人忠良慷慨，更兼一身好武艺，性气高强，不肯容人，江湖上唤他绰号“出林龙”。第二个好汉，名唤邹润，是他侄儿。年纪与叔叔仿佛，二人争差不多，身材长大，天生一等异相，脑后一个肉瘤，往常但和人争闹，性起来，一头撞去。忽然一日，一头撞折了涧边一株松树，看的人都惊呆了，因此都唤他做“独角龙”。当时顾大嫂见了，请入后面屋下坐地，却把上件事告诉与他，次后商量劫牢一节。邹渊道：“我那里虽有八九十人，只有二

十来个心腹的。明日干了这件事，便是这里安身不得了。我却有个去处，我也有心要去多时，只不知你夫妇二人肯去么？”顾大嫂道：“遮莫甚么去处，都随你去，只要救了我两个兄弟。”邹渊道：“如今梁山泊十分兴旺，宋公明大肯招贤纳士。他手下现有我的三个相识在彼，一个是锦豹子杨林，一个是火眼狻猊邓飞，一个是石将军石勇，都在那里入伙了多时。我们救了你两个兄弟，都一发上梁山泊，投奔入伙去如何？”顾大嫂道：“最好！有一个不去的，我便乱枪戳死他！”邹润道：“还有一件，我们倘或得了人，诚恐登州有些军马追来，如之奈何？”孙新道：“我的亲哥哥现做本州兵马提辖，如今登州只有他一个了得，几番草寇临城，都是他杀散了，到处闻名。我明日自去请他来，要他依允便了。”邹渊道：“只怕他不肯落草。”孙新说道：“我自有良法。”

当夜吃了半夜酒，歇到天明。留下两个好汉在家里，却使一个火家：“带领了一两个人，推一辆车子，快去城中营里，请我哥哥孙提辖并嫂嫂乐大娘子，说道：‘家中大嫂害病沉重，便烦来家看觑。’”顾大嫂又分付火家道：“只说我病重临危，有几句紧要的话，须是便来，只有一番相见嘱付。”火家推车儿去了，孙新专在门前伺候，等接哥哥。

饭罢时分，远远望见车儿来了，载着乐大娘子，背后孙提辖骑着马，十数个军汉跟着，望十里牌来。孙新人去，报与顾大嫂得知，说：“哥嫂来了。”顾大嫂分付道：“只依我如此行。”孙新出来接见哥嫂，且请嫂嫂下了车儿，同到房里看视弟媳妇病症。孙提辖下了马，入门来。端的好条大汉，淡黄面皮，落腮胡须，八尺以上身材。姓孙，名立，绰号“病尉迟”。射得硬弓，骑得劣马，使一管长枪，腕上悬一条虎眼竹节钢鞭，海边人见了，望风便跌。当下病尉迟孙立下马来，进得门，便问道：“兄弟，婶子害甚么病？”孙新答道：“他害的症候甚是跷蹊，请哥哥到里面说话。”孙立便入来。孙新分付火家，着这伙跟马的军士，去对门店里吃酒，便教火家牵过马，请孙立入到里面来。

坐下良久，孙新道：“请哥哥、嫂嫂去房里看病。”孙立同乐大娘子入进房里，见没有病人。孙立问道：“婶子病在那里房内？”只见外面走入顾大嫂来，邹渊、邹润跟在背后。孙立道：“婶子，你正是害甚么病？”顾大嫂道：“伯伯拜了。我害些救兄弟的病。”孙立道：“却又作怪，救甚么兄弟？”顾大嫂道：“伯伯，你不要推聋妆哑。你在城中岂不知道他两个是我兄弟，偏不是你的兄弟！”孙立道：“我并不知因由。是那两个兄

弟？”顾大嫂道：“伯伯在上，今日事急，只得直言拜禀：这解珍、解宝，被登云山下毛太公与同王孔目设计陷害，早晚要谋他两个性命。我如今和这两个好汉商量已定，要去城中劫牢，救出他两个兄弟，都投梁山泊入伙去。恐怕明日事发，先负累伯伯，因此我只推患病，请伯伯、姆姆到此，说个长便。若是伯伯不肯去时，我们自去上梁山泊去了。如今天下有甚分晓？走了的倒没事，见在的便吃官司。常言道‘近火先焦’，伯伯便替我们吃官司、坐牢，那时又没人送饭来救你。伯伯尊意若何？”孙立道：“我却是登州的军官，怎地敢做这等事？”顾大嫂道：“既是伯伯不肯，我今日便和伯伯并个你死我活！”顾大嫂身边便掣出两把刀来，邹渊、邹润各拔出短刀在手。孙立叫道：“婶子且住！休要急速，待我从长计较，慢慢地商量。”乐大娘子惊得半晌做声不得。顾大嫂又道：“既是伯伯不肯去时，即便先送姆姆前行，我们自去下手。”孙立道：“虽要如此行时，也待我归家去收拾包裹行李，看个虚实，方可行事。”顾大嫂道：“伯伯，你的乐阿舅透风与我们了。一就去劫牢，一就去取行李不迟。”孙立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众人既是如此行了，我怎地推却得？终不成日后倒要替你们吃官司？罢，罢，罢！都做一处商议了行。”先叫邹渊去登云山寨里收拾起财物马匹，带了那二十个心腹的人，来店里取齐。邹渊去了。又使孙新入城里来，问乐和讨信，就约会了，暗通消息解珍、解宝得知。

次日，登云山寨里邹渊收拾金银已了，自和那起人到来相助。孙新家里也有七八个知心腹的火家，并孙立带来的十数个军汉，共有四十余人。孙新宰了两个猪，一腔羊，众人尽吃了一饱。顾大嫂贴肉藏了尖刀，扮做个送饭的妇人先去。孙新跟着孙立，邹渊领了邹润，各带了火家，分作两路入去。

却说登州府牢里包节级，得了毛太公钱物，只要陷害解珍、解宝的性命。当日乐和拿着水火棍，正立在牢门里狮子口边，只听得拽铃子响。乐和道：“甚么人？”顾大嫂应道：“送饭的妇人。”乐和已自瞧科了，便来开门，放顾大嫂入来，再关了门，将过廊下去。包节级正在亭心里，看见便喝道：“这妇人是甚么人，敢进牢里来送饭？自古狱不通风！”乐和道：“这是解珍、解宝的姐姐自来送饭。”包节级喝道：“休要教他人去，你们自与他送进去便了。”乐和讨了饭，却来开了牢门，把与他两个。解珍、解宝问道：“舅舅，夜来所言的事如何？”乐和道：“你